三才廣志

古今事實

賦稅

時入 以丨丨之出礼記

歲取 倬彼甫田丨丨十千出詩

夏貢

殷助

周徹

禹貢九賦

周禮九賦

什一而徹

九一而助

魯之取民

漢除田租 見上供詳見要語

聚斂之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使治賦 子路千乘之國｜｜｜其｜出論語

二猶不足 詳見要語

保鄣繭絲 趙尹鐸守晉陽鐸曰保障乎繭絲乎

精多麤少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所謂精者多麤者少出禹貢

輕近重遠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載師職之出周禮

始司其征 晉惠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使食其征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謂之耏門事出左傳

更賦税法

秦都咸陽始廢井田丨丨丨丨畝税之高也

唐租庸調

唐太宗凡税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尽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唐青苗錢

見要語

上供送使留州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丨丨二曰丨丨三曰丨丨

作兩税法

德宗時楊炎丨丨丨丨夏輸不及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夏輸秋輸

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実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税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丨丨無過六月丨丨無過十一月置兩税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税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旧税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計錢而輸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
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捐賦不增舊而民愈困

釐定常賦

中初丨丨丨丨有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兩稅以留州送使之
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存民重困伯奏禁之

置使督察

常袞見宇文融楊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丨丨丨出以佐國廩
歲終會目爲玄宗咨其才

勘定兩稅

王彥威累擢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実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丨丨丨丨使差
量纖息人不爲煩

選官部送

崔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判史丨丨丨丨
京師

馬氏暴斂

宋李允則知潭州兼管轄湖南路地險中兵公事初丨丨丨丨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
屋每間輸絹三尺謂屋稅絹又作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蠲之
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爲十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爲定制會湖南歲饑
欲發官廩先振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矣明年
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
家貲爲償由是全活者數万人

民賦甚重

宋劉摯慶曆為南宮令——輸絹匹折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科新
以中價準之使者怒在摯之摯因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也遂告於三司
已卒奏從其請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
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二稅之入

朱子知南康軍淳熙七年上封事言今民間——朝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
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合賦重推有數兵播廣進田綠民兵可以漸省到也坐食之兵稍
損州縣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從紓窮困之民得保生業於是話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
不擾者薦之擾害民者劾之

名數不同

乾道六年臣僚言郡守下車首請屬邑密責財賦必使如數方許還邑此之謂助餞責委
郡丞戢募官下邑點檢責下邑官認發錢財抑為增少為此之謂刮刷錢二稅就州輸
納既借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取其合零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奇零錢酒
稅不照月祖額止從重數謂之趁年額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數中發鈔狀到州
多行截留先填租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糧春冬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
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之類不一而足去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
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冊子錢所在州縣
———是皆迫于縣之色目也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有
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紀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
倉明言十加六復于其間用米之精鑿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別數外之取亦如之
庚人熟察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亦

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亦無船為倍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為甚陸
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
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或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
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云出客籍錄

第七卷

督賦

府遣督賦

楊城為道州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
判官驚馳入謁城三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留兩日城不敢歸杜門閣宿館外
以待命判官
遂辭而去

吏白督租

常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溫督之溫曰使民賣田中穗以供賦可乎
為差期而賦

俾民自輸

常袞永州刺史縣舊制督賦畝｜｜｜｜家十相保常先期

不忍催督

太宗雍熙二年上曰比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熱耘苦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於兩
稅亦｜｜｜｜而況非理誅求乎

擾賦

殷侑遣劃　丨丨徙天平節度以飢軍有蓄儲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月錢十五万緡粟五万石歸有司御大夫溫造劾侑丨丨擅賦歛民爲己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還

茂宗情恩　張茂宗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裴度將西戎隴西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貿廄初始以其地給貧民丨丨丨丨奏悉收其賦

重歛

率割　夏王丨丨夏邑謂桀之賦歛重也

讎歛　商紂用乂丨丨召敵讎不怠並出書

碩鼠　丨丨刺重歛之詩国之人刺其君重歛蚕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竊蚕食者蚕之食不渐渐以食使桑尽也猶君重歛渐渐以税使民困也出詩序

攘鷄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丨其隣之丨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丨丨丨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出孟子

季氏聚歛　詳見前税賦

厚歛　晉靈公不君丨丨以雕墻

田賦　季孫欲作丨丨訪仲尼仲尼曰歛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以賦將不足也

丘賦 鄭子產作丨丨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並出左傳

三分稅二 秦人收大半之賦丨丨丨丨分也

秦之取民 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廢井田開阡陌見食貨志

頭會箕斂

二千筭一 光武時賈人夫作積諸物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錢丨丨而一丨也

稅外加斂 嚴礪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丨丨丨丨餘錢

籍外過取 宇文融為覆田勸農戶部侍郎楊瑒以為丨丨丨丨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

剔屋賣田 狄仁傑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敗於大悅誅逆歷仁傑上疏曰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丨丨丨丨人不為售

鬻苗輸租 李實正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丨丨丨丨官

貨穗供賦

舍溫為陳黃觀察使民富貲輸稅而奉未熟史丈白晉之溫曰使民貸田中違限輸錢可乎吳越
鄭而財輸升見爭鐵

鍾傳重斂 丨丨鎮南節度丨丨商人至棄其貨

嚴武峻斂 丨丨在蜀用度无藝以蜀雖富饒而丨故坐丨閭里為空

巨源下符 崔丨同平章事丨丨斂克

劉餘結恩 丨丨為宣州刺史宣既富饒卬厚斂以丨丨

人不堪命 劉晏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丨丨丨皆去為盜賊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

人不堪求 盧徵同州刺史欽用徵為之乃從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常數倍至厚斂有所奉入輒加數丨丨丨其丨

旬輸月送 楊炎河南山東荊襄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丨丨丨丨无有休息炎疾其敝

家至日取 吳越錢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督責下至雞魚卵鷇必丨丨而丨丨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丨少量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

者至百餘人不堪其苦

給耗一斗

周顯德上以漕運自晋漢以來不給耗糧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丨丨丨

加耗一斗

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上以民輸賦税已是太平興又令加耗謂之耗剩江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數斂之臣丨丨之　更要一丨丨且以江西一路歲万石為準若每石取米一斗以百万石計之所收已及一十万石若以民間取十万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且粗引一路之弊况天下之廣賦税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使尚有似此先名刻剝頑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横加收斂名為出剩立賜黜貶詔止絶之

輸租增耗

五代漢王章事詳見要語

荊公青苗法

荊公知明州鄞縣貸穀于民交息以償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所行之法皆本乎此然荊公知行于一邑則可知行于天下不可也見前代銓役司馬光范鎮李常孫覺程顥韓琦蘇軾爭言不便而罷見圖要

薄賦

薄征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二曰丨丨又大礼列令邦国丨丨

薄斂 量力而供事與其中斂從其薄則有周公之典在

尹鐸繭絲 趙簡子使｜｜為晉陽鐸曰將以｜｜乎抑以保障乎曰保障哉

白圭貉道

｜｜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諸侯幣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倫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国况无君子乎欲輕之以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以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出孟子

慮其傷民

宋太祖開寶六年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取正依往例上｜｜｜｜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折稅並準市價

逋 負

擔負輸納

倪寬為左内史治民務在得人心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

詔書蠲逋

張建封曾｜｜｜｜民｜賦帝問如何答曰残逋積負决無可懸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

免蜀州員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逋｜十八万緡米八万斛黄金税歲八百两

虚額徵率

其間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州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填掩有
姓税額已定皆是｜｜｜｜其間有豪富廣占阡陌｜分田地雖税二三致使窮
拋逋亡税賦不辦州縣轉破
實在于斯出負元均田狀

歛織民逋

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李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詔書蠲人逋租實拾
詔固歛織民大困

肆誣徵剥

既李實爲通州長史攻奉忠和務在苛虐特詔逋租悉皆蠲免｜｜｜閏後令｜｜須索
輙違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肤軍蠹政以害窮人

悉蠲逋税

五代徐知誥事吳王及泰以吳王命｜｜天祐十三年以前｜｜餘俟豐年乃輸之也

不督逋税

後梁正明二年魏州税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
汝職在督税職之不修何敢啖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
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
况河南乎王悅謝之

蠲免勿收

後唐潞王初常以判物代判三司物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徵責自取故存之物具奏其狀且使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熙蠲極言其便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稅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丨丨丨丨 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其後聞刘累相三司吏皆相賀

蠲放逋多

宋至道三年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 田官司妄放民稅 所丨丨皆不實太宗不悅詔東西諸州選官覆視亳州告檢太康咸平二縣州送欽若行欽若覆案甚詳按疏言田實旱開封正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丨丨悉 秘所收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諭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攜敢 呂姓仲理此臣節也既為三司屬成部員外郎毋實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三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償持聲而丨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上感悟卒從其言

按逋欠籍

真宗咸平元年謂宰相曰諸路丨丨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歎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通長吏按百姓逋丨丈丨悉除釋凡放遣三千余人上由是

著益原

引逋負官

咸平四年三司都催欠司丨對丨丨丨四人上親按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負約二百六十餘万已趣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後者給其家

諸路積欠 神宗熙寧四年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万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日已久雖催索無已特放蠲之百姓聞詔莫不懽慶

五年積欠 高宗紹興七年曰積欠一事為民害甚大比因赦詔所通州郡天下蠲除之仍令民間檢舉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科賦積欠及其他逋負盡蠲之庶少蘇民力

正無租地 仁宗慶曆二年初洛州田賦不平郭諮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除先租者四百家丨丨丨丨之地者一日放逋賦八十万流民乃復

不輸

平原君家 趙奢趙之田吏也收租稅丨丨丨丨不肯出奢以法治之乃殺其家用事

帝舅野吏 韋澳除京兆判官丨以丨鄭光主丨丨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遂繫之

量產

制產 明君丨民之丨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

恒產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丨丨者有恒心無丨丨者無恒心並出孟子

量入 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一一以料財言左傳

計田出租 唐崔融奏量田而授地一一而一一按地之多少必視田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田之肥磽如此則決濟斎而户租均等列所而禄食足矣

量産出賦 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脫徭科請一一一一以杜奸謀詔可

度産推征 陸贄奏一一以一一

均配

國賦均 趙王使趙奢治一一大一人富而府庫實

井地均 滕文公使畢戰問一一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一穀禄不平

彥威勘定 王彥威累擢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一一為一一而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為煩

韓休奏請 一一為虢州刺史枝支稅草以納閑廐休一一均配餘州張說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移向他郡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

辦何以為政少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
竟執奏罷免出唐舊史

少連均賦 韻｜｜改京兆尹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以法均之

韓滉均租 ｜｜為鎮海軍節度使｜調不踰年境內稱治

要在均平

宋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廂又坊隅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無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万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万餘然實入纔二十万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核實自平江始然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為民除害更定稅額從之

悉皆釐正

五代方鎮多於正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乃以錢價貿絹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之意也

均定田租

周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遍賜諸道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

奏罷

斂南橫稅 崔戎持節——奏罷稅外諸子當 錢者率之以其一半給布使其估以予民

泗口堤稅 薛元賞為寧武節度罷————人以為便

奏罷炭稅

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石——故官冶鐵課稅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任
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奏罷金賦 李紘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因——之

表除牛產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詢民疾苦或言歲藉民牛為產民憚役重不畜故田疇多荒嘆曰
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耳遂——之

奏減口稅 蔡襄為福建轉運——閩人五代時丁——之半

隱漏

以物自占

昭紀令人得以律占租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隱處定藉也武帝時徵
外取設令家長各————

墾田相方

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得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不服顯宗曰以丨丨丨丨丨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准也

鈎撿帳符

宇文融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徭賦豪弱相併州縣莫能制融由
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丨丨丨

丨待
偽

軺車一筭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丨丨丨

舟船一筭

船五丈以上一筭人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並
出食貨志

弘羊排商

桑丨丨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諸侯
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反本物不得騰踴

豫立簿注

蘇瓌徙同州刺史時子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
匿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丨丨丨丨天下同立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奸匿歲一括實檢

割租調以
免勞敝

根撿稅籍

南渡以來十三年會計見於王倚奏言國家年備當發江淮荊浙六路之米六百二十余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余萬除淮南湖北所取甚微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猾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此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若使今隱田度幾假輸可足舊額欲望詔判諸路漕臣各令｜｜｜之失從之

李勃上言

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 他州縣大抵類此雖凡弊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投石于井不及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切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

東坡穀梁義

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賦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下關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于民者雖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也為兵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凡大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中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改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

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東坡公羊義

古者公田藉田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出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 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寬征

鄭火作云書焚室而丨其丨與之材注征賦稅昭十八

因旱免賦

元和四年旱甚白居易郎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

因雨蠲租

權德輿建言今霖雨三時農田不開逾七日損宜選群臣明識通才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除其入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因也

請免所員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万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粮儲屋宅男女牛羊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老弱孤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足得守捉候望四十余也一有不請湖南且亂丨丨百姓丨丨租稅及庸租使和市雜物十三万緡帝許之

命蠲其租

憲宗曰淮浙去年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曰此欲為姦諛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有災當更救恤豈可復疑之邪丨丨丨丨賦

不責其償

後周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丨為之解哉安在丨丨必出世宗紀

鋹無名賦

宋太祖建隆四年南漢主降赦廣南管内州縣舊無名賦歛咸蠲除之月詔諸州列鋹日前煩苛賦歛並除之

昶所擅稅

偽蜀孟昶除宮餘慶出守凡丨丨丨食飲之物皆罷除蜀人快然

畝出一斗

宋王永太宗時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三斗永悉令丨丨丨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帝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遂著為式

馬氏暴歛

誤詳見前稅賦類

頓革此弊

太宗雍熙二年詔曰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歛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紓王祖未遑革歛縣中官吏有無帝之求近年以來丨丨丨丨臣恭守法度民舒泰猶未能還淳返朴亦可謂之小康也

蠲減之令

宋興以來田畝二十而稅一然猶下蠲減之令蓋未嘗只一概賦也

外戚廢法

鄭光者明皇后弟也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宜人下戶不免奈何以｜｜｜｜
帝悟追格出前語

科折尤重

宋鄭升卿知徽州乾道六年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独重數倍而雜錢之稅｜｜｜｜請賜蠲免乃詔徽州額外所科錢及絹並蠲之

蠲稅安民

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邊陲有警因請行邊遂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

恩及富室

元成宗時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親歷田野

恤民

太祖皇帝吳元年正月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見人民有棄其地廢其失業者[illegible]
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膈熱者思得清涼凍寒者思就溫煖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今年
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名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小甦民力省臣[illegible]
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其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
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
二年應天宣城
等處租賦一年

民類

受納稅限

要語

宋高宗建炎四年右諫議大夫黎確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庫分利凡民户自詣輸納夏稅和買紬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滯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濫惡之物詔物帛非紕疎濫惡官吏過有抑退者許越訴

紹興三年詔江浙諸州縣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貳竄黜用户部請也

四年右司諫劉大中言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一月祖宗

以來未之有改令戶部今七月終以前數足迫促太甚納畢者入户送納到官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則須五六月納足豈不大段迫促今户部不過以大禮賞格未足上動朝廷不知本部平時所管何事平時蠹耗未嘗講究平時大陷未嘗稽考乃臨時畫旨促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為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詔展限一月　二十五年户部看詳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諸轉運司依式製造付州縣行用輸納庶免吏胥輕重其手重為民病

紹興十三年臣僚言賦稅之輸止憑鈔旁為信縠

以升帛以尺錢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鈔受納親用團印曰戶鈔則付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今所在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據鈔銷簿方且藏匿以要賂望申嚴法令戒監司郡守檢察受納官司凡戶縣監住四鈔皆在留以備互照從之

二十二年詔諸縣人戶已納稅租鈔（和買紬絹之類同）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人戶齎出戶鈔不為照使抑令重納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原著為令

紹興二十六年戶部言今年人戶畸零租稅欲令依法折納價錢如願與別戶合鈔送納本色者聽初秦檜盡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

恐奉行抵捂擾民乃奏行之

紹興三十二年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並緣多收加耗規圖濫數肆為姦欺虛印文鈔給與人戶民間相傳謂之白鈔方特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蠹今後違犯官吏並坐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詔）

孝宗乾道七年修受納苗米縱吏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同罪

淳熙四年執政奏往年諫官論州縣先期趣辦催科之弊而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謂近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致缺課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次日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

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令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支借則户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上喜曰如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乃詔諸路州縣並依條限催理三税違者劾奏

十三年趙汝愚守成都民當輸納使自槩量各持羡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詔受納綿並依法夏税重十二兩和買重十一兩毋得過行揀擇如有紙跡糊藥合退者勿用油墨印違許越訴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鈔輸之州州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頎

乃令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甚者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而廣右有此弊而江淛此弊尤甚也伏乞禁戢州郡令後毋得改鈙詒付户部

古今事實

期限

期會為大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孜賦税先明布告其日以————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早晚為差 唐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配租以斂穫——遠近——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事禁量凡税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 出食貨志

夏秋兩食 楊炎兩税法居人之税————之夏税盡六月秋税盡十月天下利之

不擾自辦 王仲舒賦調當與民限期————

第輸勿顧

盧坦為壽安令河南徵賦限已迫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請府請申十日不從坦諭縣人 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不時而責

杜羔為万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稅——繫二縣吏將罪 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

上請貸期 何易于督賦——不欲累苦百姓使戢出粟帛 出文粹

乃詔三司

後周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 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俟收穫紡績之畢——自今夏稅以六月

限加一月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準國 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外特——而官吏不體朕旨自求課最恣行 推擇宜令辦集凡一事尤傷 和氣宜下詔申儆之

先一月辦 趙隊知青州賦稅未入中限勒縣不得輒催耕是歲夏稅——出神 道碑

支移折變

要語

宋高宗紹興二年左司諫吳表臣言諸州折變有至

數倍者請令後並以中價紐估詔違法漕憲各罰
銅十斤
三年詔夔州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以州人言每
歲輸納兩數太重故也　令二廣人户稅租合支
移者量地里遠近遞趲無得過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布估錢初成都崇慶府彭漢邛州永
康軍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疋民甚
便之後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令民間每疋輸估
　三引歲七十萬疋估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累歲至二百三十餘萬引）
六年右諫議大夫趙需言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
田畝收稅惟種一石作七畝科數而反覆紐折有
至數十倍者詔本路憲臣体究改正
十年明堂赦諸路州縣人户合納田稅免收頭子

市利船脚等錢

十一年臣僚言昨詔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所以寬民力也今州縣乃盡令折錢却低價收買以取出剩民户積欠許逐年隨税帶納令州縣乃一併督輸乞詔有司禁約

十八年知蘄州吕延年代還言五季時江南李氏暴歛害民江西一路税苗數外倍借三分以應軍需本朝官司名爲沿納盖謂事非創立特循沿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又以此項錢米支移折變里巷之民怨聲猶在乞量與裁定仍將沿納錢米免支移折變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奏福建米斗折納八百有畸倍於廣右近饒州樂平縣亦科四百五十恐别

郡承風有虧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納初定實價耗費共不得過百錢非緊急無得折科攙之

孝宗淳熙三年劉邦翰林樞奏湖北州縣請佃官田未歸業人户見耕田期以一季自陳分三限起稅不實許人告

淳熙八年詔申嚴許從民便之制若願納本色州縣勒令折錢或願納價錢攬户過數乞取許詣轉運司訴

隆興三年太府少卿魯訔奏乞下户部將折帛以匹計者為錢有幾以尺計者為錢有幾自來折錢處依舊外餘丁鹽綿絹及下户不成匹兩者盡折錢蓋零細者利於納錢端匹者利於納絹出產去處便於本色不出產去處便於折錢若以見價紐

折其直必輕則折帛之獘可革請下諸路運司條約州縣効其違者詔可五年詔令後折帛銀並依左藏庫價折納不得輒有減降

寧宗嘉泰三年知紹興府辛棄疾奏州縣害農之甚者六事如輸納歲計有餘又為折變高估趣納其一也往特有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百餘萬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而去頃明詔內外臺察劾無赦從之

嘉定三年江淮置制使黃度奏福州長溪縣去州七八百里苗米不能至州送納遂為攬户高價舊鈔縣又縱吏為姦請照紹興府新昌縣例明許折納縣以錢上之州州置場糴米從之其後諫議大

夫鄭昭先奏福州苛取十一縣輸曰之贏以補長溪折納之數是僅免長溪一邑跋涉之勞而使十一縣陰受侵漁之害 米 無糴錢可無出而自足支遣望嚴行約束 者重生之

慶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大重名且不一州則增省額以數于縣縣則增州額以數于民又覆紐折何啻三倍民困重歛莫此為甚詔户部條約

光宗紹熈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如稅絹出於蚕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于罰從之

折科

帛代錢 五代高郁湖南民不可桑蚕命輸税者皆以｜｜｜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量入為出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軍儲不足李琪上疏以為古者｜｜以｜｜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税農以養兵今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帝行敕有司如其言然竟不能行

棄本逐末

五代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令使民輸錢是教民｜｜｜｜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穀帛紬絹足直錢者當税千錢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土地所宜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三司諸路兩税折科物非｜｜｜｜者勿得仰配

國家所急

真宗咸平元年先是有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蚕之利[illegible]惟麻苧耳始離田疇即可紡績今臣以｜｜軍須｜｜布帛為　因勸諭部民廣植桑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以得三十七万餘疋自朝　交廣市帛之供歲止及万數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植藝之

民相率競勸紓軸之切日以𣴎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蔴苧須輸折桑棗之數詔
轉令佐依例　爲課詔從之

靖言折變

仁宗慶曆三年余——切聞三司須於淮南江淮荊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見錢
四百貫令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號爲錢荒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
錢以倍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
輕兆人嗷嗷乞裁減其半全納本色

敵言折變

泰州通判劉——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林木爲貢今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
富民而常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或以穀爲金或以絹爲帛者所
治州十縣其五皆種於陸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頃勅諸路
必不得已而——求其所有毋求所無求其所可得毋求其所不可得則民病不用矣

折穀以錢

元祐元年蘇轍言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詔納諸色錢然皆
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惟茶酒雜稅而已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
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
不可校民間之錢搜索殆盡

折紬以錢

紹興九年謝祖信言和豫買爲民之病有司變爲折帛錢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
俵錢於春民輸紬於夏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爲豫買其實白著畢
切之取數歲前紬價高折錢或十千八千今價賤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豈
[illegible]此又甚病也

高宗朝｜｜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万疋有竒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錢始於此

諸路折帛

户部請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万疋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万疋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万疋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万疋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疋段皆有竒江淮閩廣荆湖浙帛錢始於此

雷化折銀

紹興二十六年歙改進　知興國林洲葢不易便民五事內｜｜昔州民間納苗多令｜｜援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之剩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縱急亦可以資國用

庫帛配民

唐介通判德州轉運使催曜以｜｜｜｜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災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為之恤然則為上存存民不在安撫司乎曜聞怒按以留滯不即不公終不從曜亦不能果行　出墓誌

致堂管見

錢非桑耕所得而使　斂之苛虐莫此為甚　是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謗夫善為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教本其所賤者謂之

抑末觀所徵孰緩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聖明之世不使農吏免輸錢用之路塞也是故自古為國者有數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為兵官平入以年料任子冗數授田冗限冗庶人在官之役而吏胥得世其業不使民輸錢以輸租稅又從而重借覆折至於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乎

古今事實

預借

富商所有

德宗建中三年借商錢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貫太常博士陳京請括｜｜外大索長安中商賈｜｜貨約得八十餘萬緡

百姓號江

五代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州賦調而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秋夏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出莊宗皇后劉氏傳

預借

要語

宋高宗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蹕夏五月壬寅用

江浙制置司隨軍轉運劉藻議於民間預借秋料

苗米壬子御史沈與求奏罷之

紹興五年詔預借民户和買紬絹二分止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每千除投子錢外縻費毋過十文

十九年詔禁止鎮江府預借苗米

孝宗乾道三年知常州錢建入對奏縣令佐胥陪貼錢物至借貸稅户暗銷官物泊鹽司州郡催督又貼大胥以綫之所以版曹財賦每其患起於細微而所侵蠹甚大上然之

淳熙十六年兩浙轉運使耿秉奏宜興縣預借今年明年折帛錢共三萬一千二百餘貫望與除豁詔令封椿庫照数支降會子付本縣理還 後再有預借并知通坐之 又詔令南庫支還户部所借江山縣折帛錢共諸縣預借並令各州措置補

還屬絕其弊
寧宗嘉定五年臣僚言預借非法也頭民家戶易
預借之名而以寄庫為說當催夏絹則曰有錢在
官及督秋苗則曰未曾倒折所寄者一半而所適
者亦一半今預借之弊在在有之而江西特甚乞
嚴切禁止預借之弊除而輸借之名正從之
臣僚言四川州縣二稅積欠其弊在吏如　年預
借今年秋料今年預借明年夏料有給鈔而不銷
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而官不受理
者有公吏之攬取而不歸公上者一遇赦恩吏之
罪釋然而民之憂如故乞下諸路遵守條約毋得
預借詔制總兩司覺察
四川宣撫虞允文言州縣預借人戶稅賦合於總

領所椿管添造錢引三百萬貫委制總及漕臣着
覈實數補填自今後預借官以違制論吏以盜論
從之

民類

蠲貸

要語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鄱陽馬氏曰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又有厥賦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可變易非如後

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于賦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則又不至如後世狥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顧田之租稅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事之數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斂之法本尚通久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寬而[illegible]畝額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賑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

鴻嘉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者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者什四以
上勿收田租　九年詔如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
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元年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
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
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
年逋債宿負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
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户課三分之二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户調綿絹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帝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梁陳受禪皆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廵行州縣遭水之處勾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

函號虞芮卯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
並給復三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內及蒲芮虞泰陝
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玄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稅
天寶十四年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陷賊州免三歲稅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户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又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户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昫判三司鉤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

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悦三司吏怨之

宋太宗至道二年秘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諸州首至宣州檢責部内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太常丞黄夢錫乘傳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鄣驛鹽鐵酒榷供軍槀秸芓以鐵錢計其數建四十年州郡不爲削去其籍夢錫檢勘合理者總三四萬民貧無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之詔可　又令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每有大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

放五百八十萬東封放五百四十九萬汾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大約准此

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内悉除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録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

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推是以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擇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歛有嘗以恩除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須嘉祐七年赦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詔可神宗熙寧

元年釋逋負貸粮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二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内外市易務在京酒户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麴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産　竭賫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令户部勘會轍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户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户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净利等錢仍以欠户見有無抵抵當物力速其保明以聞尋詔内外見監理市易官錢

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戶積年負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頭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豐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扑長公人貪慕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及臣所論市易鹽錢酒稅和買紬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破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

元符三年十二月（時徽宗已即位）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為始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又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輒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郤兼并貧下之戶為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盗范汝為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

上三等人户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虔吉撫河南雄荊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税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為姦又復催理擾人乃盡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税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

三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擬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

何所惜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税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户係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二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又應官司債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除放如别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三歲郊禮赦皆如之

蠲福建路寺觀寛剩錢

先是閩郡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尽為官拘是致僧道不肯尽心營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棄抑勒鄰保補欠累及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韶連南雄封州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遭蹂踐或被焚蕩乞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荊南及本路大兵錢粮詔併英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十二月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内一項應為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户部慮虧損歲計欲每户放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数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
上供諸色窠名錢粮及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
綱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
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
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
路總所借兌過錢一百九十六萬緡三十八萬五
千
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諸
郡寄樁軍兵兌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
賜綿一萬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
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鑿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係於苗上收趁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閣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减放者皆頑猾人户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户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任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納或隨料留納苗稅緣係連年旱傷可特與蠲放

十年先是户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稅租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没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謂奏昨稱災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没其田從之

朱子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嬴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典令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民之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不可況今收項賦重民辛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深害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即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登極赦事理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為公私之利赦下之後並緣乖類若衆乃詔私債納息過本者放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興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捋知名闕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寛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寛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興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納承平時黄河築埽錢纜錢寧國府抱認廢圩米從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户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户鄉胥

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則以詔旨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焉據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特特蠲減數目以寬民力又四蜀自張魏公治軍關陝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饟尤浩故賦稅茶鹽榷酤和買布絹對糴米粮及其他名色錢物錙銖必取率是增多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元恩免之制

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

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供給繁重免本歲絲料包銀

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全無業者十之七

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
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二其餘路府亦免十之五
十九年免諸路民户明年包銀俸鈔及逃移户差税
二十年免大都平灤民户絲線俸鈔
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年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税
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疋
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灤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
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

隆興平灤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

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灤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

三十一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户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

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户絲線包銀稅糧

大德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

四年詔免上都大都隆興明年包銀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租稅減十分之一

至大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

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

延祐二年免各路差科絲料

七年免腹裏絲綿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皆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粮包銀絲料各有差

天曆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塩課一年

國朝

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

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月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宣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

要語

宋孝宗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稱收到寬剩錢十萬餘緡請為民代輸今年夏稅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節省剩錢五十餘貫乞理納向後年分下户稅賦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將郡計餘剩為民送納夏料役錢知隆興府張子顏為八縣人户代輸二稅舊欠知江陰軍林元奮將公使庫趲到錢補足人户所欠上供本色夏稅

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歲為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苦民特甚蓋科取一害先期預借一害不給鈔或勒重納又一

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

淳熈九年一年上供銀數齊足乞從今禁預借及不即給鈔者官吏並坐之許民越訴

十二年知隆興府程叔達乞蠲淳熈十年未納苗稅（其未及苗稅及上管）分隷之數自行管認　趙汝愚知太平州鄭僑知建寧府韓同卿知泰州曾㮚知滁州宇文紹彭知太平州任内供攅節浮費將州用錢爲下等人戶代輸并補還各郡積欠稅賦折帛等錢

諫議大夫鄭昭先言諸路縣道抑令戶長代輸逃絕之戶往往破家詔申嚴禁戢

光宗紹熈元年秘書監楊萬里上言民輸苗則以二斛輸一斛稅絹則正絹外有和買而官未嘗驗直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

六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其錢而又有月茶錢板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者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歛當節用度而後財可積國可足然後賦可減民可富邦可寧不然臣未知其所終也

古今事實

命代民租

錢徽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貸｜｜

賜貸民賦

李錡之誅憲宗將輦取其貲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惡綏困窮者願｜本道｜貸｜租｜制可

燕樂他用

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數曰我當減｜｜｜可乎出錢二千万代之出本傳

李泌請天下供錢歲百万給宫中勸不受私献氏｜｜｜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天下紓矣

紀下户賦

崔羣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之｜